



时代青春文学书坊

NISHIWO  
CANGBUZHUDE  
MIMI

清扬婉兮

你 是 我 藏 不 住 的 秘 密

你是我  
藏不住的  
秘密

你是我始终没有猜出的谜底  
你是期末考的最后一道大题  
你是课本里没有教过的事  
你是没带伞的那个午后忽然落的雨

无数读者为之倾倒的怦然心动  
清扬婉兮式的初恋一生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人民出版社



# 你是我 藏不住的 秘密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AR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你是我藏不住的秘密 / 清扬婉兮著. —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 2015.8

ISBN 978-7-212-08279-6

I. ①你… II. ①清…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02750号

## 你是我藏不住的秘密

清扬婉兮 著

出版人: 胡正义

责任编辑: 张旻 袁小燕

特邀编辑: 刘砾遥

责任印制: 董亮

装帧设计: 刘艳 曾珠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人民出版社 <http://www.ahpeople.com>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1118号出版传媒广场八楼

邮编: 230071

营销部电话: 0551—63533258 0551—63533292 (传真)

印制: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9.5

字数: 308千字

版次: 2015年11月第1版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2-08279-6

定价: 25.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I 尺璧寸金



- 001 -

纯洁的年代，情  
窦初开的芬芳，  
青春的序幕，我  
用力掀下的一朵  
花，一曲未完，  
又见夕阳，久违  
了，那钟情的红  
裙子，还有那炽  
热的季节。

## II 沅珠槿艳



- 081 -

你无法分开两  
个互相吸引的  
灵魂，也无法  
走进不属于你  
的宿命。

## III 尘尽光生



- 195 -

沉睡的时光不肯  
倒退，它使我浑  
身充满裂痕，我  
一瘸一拐地跟随  
它的呼吸，它却  
在醒来的时候，  
毫不留情地抛弃  
了我。

## I 尺璧寸金

『 你 是 我 藏 不 住 的 秘 密 』



纯洁的年代，情窦初开的芬芳，青春的序幕，我用力揪下的一朵花，一曲未完，又见夕阳，久违了，那钟情的红裙子，还有那炽热的季节。

』

Love is a vine that grows into our hearts.



## 01 消失的琪比

拆迁工作队进驻漆水巷的那天，我的琪比不见了。

那是一个异常闷热的夏日午后，我一边吃老冰棍，一边寻找我的琪比。

天边的流霞将西边一片新建的楼群烧成一种混沌的绛红，巷子里密不透风，我一边舔着冰棍，一边猫着腰，顺着下水道，沿着墙根，一声声喊着：“琪比，琪比！”

琪比就是那只我养了两年现已走失两天的黄色点点的猫。记得它刚刚抱来的时候，小小一团，缩在墙角，像一块皱在一起的会动的抹布，那双琥珀色的眼睛滴溜溜地看着我，惹人怜爱。我把饼干掰碎了泡在牛奶里喂它，它吃完了又来舔我的手指，粉红的小舌头触在皮肤上刺刺的、痒痒的，像爱情。

琪比是我喜欢的男生送的，所以我很喜欢它。

我和琪比的相处很愉快。如果我没空理它，它会自己玩耍，在地板上追自己的尾巴玩，晒太阳，睡大觉，吃东西，思考喵生；如果我想起它了，我随时可以一把将它捧起来，对它说“琪比我想你啦”“琪比你饿了吗”“琪比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哦！只有你知道”……

我曾经幻想可以把它放在口袋里，带它去川西坝子看油菜花，去阿坝州暴走，它一声不响地从我的背包里探出头来，像我的一部分，然后我把它放在沙滩上，我们一起看夕阳。

在它没有走失以前，我常常无比忧伤文艺地想象，如果有一天它离开了我，我会不会很悲伤？当有一天回忆起它，是带着笑或是很沉默？还是会很快将它遗忘？

然而在这个黄昏，当这一天真正来临，我并没有太多悲伤，我味同嚼蜡地咂吧完最后一口冰棍，又跑到巷口的周记糕点屋，在吃下了一块海棠糕、云片糕、绿豆糕之后，我脑子里一片混乱，这些重甜软糯的糕点，再一次确诊了我的隐疾。

我如临大敌地回到家里，经过穿堂的时候，看到奶奶躺在竹椅上乘凉。奶

奶其实是外婆，因为没有父亲，我一直将外婆称为奶奶。其实这天下午没有穿堂风，她只是闭目养神罢了。奶奶已经很老了，听说不久就要过七十大寿，一个人坐在那里的时候，就是不吃东西，嘴唇也常常做出咀嚼的动作，喉咙里发出呼噜呼噜的声响。我很害怕她有一天忽然离开我。

听到响动，奶奶知道我回来了。她摇着扇子要我过去：“小荻，来，过来。”

小荻其实是妈妈的小名，奶奶已经糊涂到常常混淆小辈的名字。不过我并不计较这个，我应了一声，走过去，看到奶奶腾出一只手来，掀开她的青布衫，掏啊掏，终于掏出十块钱来，摸了摸，然后递给我，用一种神秘的“你懂的”的语气说：“给，沫沫，到周记给奶奶买块栗子蛋糕。”

这一次，她叫对了我的名字，可我并没有因此而顺从她，反而大声地冲她喊道：“不去，吃那个会死人的。”

周记的糕点远近闻名，并不会吃死人，而是奶奶吃了会死，她有严重的糖尿病，长期打胰岛素导致瘦骨嶙峋，躺在那里如同一片单薄的叶子，两只眼快全盲了，可整日仍像小孩一样想糖吃，心心念念想吃周记的糕点。

奶奶耳朵不背，听到我这样回答，马上声带哭腔地嚷起来：“没良心的哟！让我死了算了。”

我正没好气，对奶奶的骂声充耳不闻，一扭头进了自己的房间。

一进房间，我就打开了自己的电脑，分别登录了百度知道、好大夫在线、39健康问答等网站。网上说“鼻闻香臭，舌尝五味”，味蕾失灵，预示着人体患了某种疾病——口苦可见于癌症，口甜常见于消化功能紊乱，口咸多为肾虚，口酸大约是十二指肠溃疡犯了，口辣是高血压或更年期综合征的反应。

我坐在电脑前，一时间手指发颤，头冒虚汗，如临大敌。

十分钟后，我失控的情绪平稳下来，因为我找到了自己的病因——那个送我猫的男生。

他送我猫并不是喜欢我或是其他什么暧昧得令人心猿意马的原因，仅仅是，他家的老猫多子多福，一窝生了六只猫仔，妈妈命他拿出去送人或丢掉，于是，他想到了我——“嘿！听说胖胖的女生都很喜欢小动物，这只猫猫你喜欢吧！送

给你。”

我把这句话当作赞美，和瑟瑟发抖的小猫一同接收。

琪比的名字起得随便，我待它却不随便。它每天吃香喝辣，高枕无忧，它用我的力士洗发水洗澡，用专属毛巾，有各类猫玩具，我小心翼翼地伺候它，就像小心翼翼奉养我的爱情。

是的，从他送我猫那一刻起，我就喜欢上他了——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男生送我礼物哪！

阳光很好的夏日午后三点半，我抱着琪比，悄悄潜入一个叫湖滨花园的小区，隔着一面人工湖眺望他的窗。是挂着蓝色窗帘的那间吗？还是养着绿萝的那间？晾着白T恤的那间一定是了，白天在学校还见他穿过。

在这扇窗的对面，我做过许多傻事——我朝窗户的方向扔过石子，掷过写着情诗的纸飞机，甚至恶狠狠地吐过口水，我希望他从里面探出头来，朝这边望一望，他会看到，有一个惊惶的少女，正仓皇逃开，被晚风吹散了发辫，树枝钩住了裙角，夜色隐藏了泪水。

可是，那扇窗从未打开过。

一回头，琪比已跳到草地上，和小区里的几只猫滚作一团。两只玳瑁，一只狸花，它们绕着圈圈撒着欢儿，没心没肺，不分你我。我生气了，感到一种羞耻的背叛，扭头就走。

琪比又追了上来，撒娇似的挠我的鞋。我一心软，又将它抱起来。唉！一只猫的智商，怎么会理解一颗少女的心虚席以待，渐渐被武火攻心的痛楚填满，然后深陷抑郁的情绪泥潭。它只是一只猫而已。

这天夜里，我梦到了走失的琪比。它长出了长长的獠牙，毛皮倒钺着，不再光滑芬芳，它坐在树杈上，尾巴挑衅地拍打着。它变成了一只纯正的野猫，但头顶戴着一顶璀璨的皇冠。梦里的琪比忽然开口说话：“你不爱自己，所以，我也不再爱你了。”它的猫须微微抖颤上扬，仿佛露出一个神秘的笑，然后跳入一片夜色中，消失不见了。

## 02 突如其来的告白

我从小和妈妈、奶奶生活在这座落后贫穷的北方小城。

小城有一座山，叫大象山，大象山下有一个穷人聚集的地方，叫漆水巷，我们就是这些穷人里的一分子。大象山长得乱石嶙峋，毫无章法。听奶奶说，大象山本来没有名字，“大象”这个名儿是当年一个游历到这里的作家起的，他说老子的《道德经》里说了，大象无形，不显刻意，兼容百态，此山有境界啊！大象山就这样叫开来，并显出它独特的文化内涵。

漆水巷蜿蜒于大象山下，因整日污水横流而得名。漆水巷里出了一个有钱人，姓周，这个有钱却没多少文化的商人，热爱大象山，也热爱“大象”这个名字，给自己的儿子也附庸风雅取名“大象”。

这个叫周大象的少年，此刻骑着一辆拉风炫酷的摩托车，一阵风一样横在了我面前。他脱下头盔，耍帅地甩了甩头：“上来吧！”

周大象有个大脑门，发际线很高，皮肤因为热爱运动而晒得黝黑，眼睛很大，我常常会毫无顾忌地叫他“外星人”，他也不生气，总是很臭屁地用手捋捋他的脑门，说：“那也是很帅的外星人好吧！”

作为一个典型的富二代——奶奶钟情的巷口那家周记糕饼店就是他家的，他的爸爸长袖善舞已经用祖宗留下的原始积累成功地蜕变为商界新贵地产鳌头，虽然他们全家已经离开漆水巷搬入大别墅很久了，可他依然喜欢时不时回漆水巷玩——作为女生们口中的高富帅，我觉得周大象的品位有点问题，我隐隐感觉到，他好像喜欢我，无论我多少次嘲讽过他的名字，不怀好意地叫他“外星人”，他总是嘻嘻哈哈，一笑了之，并且对我鞍前马后，言听计从。

就像这次，我一个电话，他马上屁颠屁颠地赶来了。

“你想去哪儿啊？电话里也不说清楚。”

“走吧！去了你就知道了。”我像慈禧太后一样搭了一把伸过来的手，小心翼翼地侧坐上摩托车的后座——这天我特意穿了一条很淑女风的碎花裙，才不能两腿跨骑破坏我的淑女形象。

“得嘞！出发！”周大象很欢快地吹了声口哨，发动了摩托车。我忽然有点同情他，他如果知道我在利用他，会不会有点伤心？

我们很快到达了一家叫银座的KTV——是的，我暗恋的那个男生沈钧马上去澳洲留学，过两天就要走了，今天在这里办一个欢送会。而周大象，就是我用来自装点门面的，或者叫“备胎”，我只是想无声地告诉那个人，瞧！你不肯多看一眼的丑小鸭，也是有人喜欢的。这种心理有点卑微，又有点可笑。

一进包间，班里的同学七七八八来得都差不多了，沈钧被众星捧月地围坐在中间，现场太嘈杂，他根本没看到我，我像每次进教室一样沉默无声地找了个角落坐下来。周大象一看到沈钧，马上恍然大悟，冲着我狞笑一下，附耳道：“感谢你在找备胎和临时男友时想起我，不胜荣幸。本帅哥可是要收出场费的哦！”

“少臭美了，给你二百五。”我伸出手掌作势在空中挥了挥，周大象假装躲闪，这情形倒颇像打情骂俏，我连忙住了手。

只有我的同桌姜黎黎注意到了我们，她如女主人一样热情地招呼我：“林以沫，来，点一首歌吧！”

我一听，连忙摆手往人后缩。我这样五音不全的破锣一样的嗓子，才不要在人前献丑。

姜黎黎也没强求，重新陷身到人群喧嚣中。沈钧正在唱歌，姜黎黎四处找话筒要和他合唱。

周大象作为备胎男友，倒是很争气，像个小太监似的，很殷勤地给我端茶倒水，惹得班里一众女生艳羡侧目，纷纷打趣我：

“林以沫，这个帅哥是谁啊？”

“不要秀恩爱，我们会嫉妒哦！”

周大象倒是很识趣，解释道：“我是她哥！”

我可不甘被口头占了便宜，白了他一眼，毫不留情地反驳道：“司机，我的司机！”

“哦对！我是摩的司机，简称的哥，还是哥，没错。”

他毫无水准的幽默惹得我们班那几个花痴女生笑得花枝乱颤，这时，有人认出了他：“这不是三班周大象吗？”

周大象和我不同班，但颇有女生缘，一种如明星微服私访被粉丝认出后的虚荣感让他有点飘飘然，他很快忙碌起来，和旁边的女生玩起了真心话大冒险，把我晾在了一边。

我怨怼地看了周大象一眼，重新落寞地缩回了角落，觉得带他出来很丢脸。

从我坐的这个角度，正好看到沈钧的侧脸。我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他，自己也记不清了，我只知道，这喜欢热烈而深刻，沉默而静美，像深夜月光下的大海，暗流涌动；我只知道，这喜欢，让时间变得很慢，慢得仿佛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我第一次认真地观察他，他很高，但一点也不帅，甚至有一点驼背，显得整个人有些猥琐。唱歌时五音不全，甚至连我最喜欢的那首陈奕迅的《十年》也唱跑调了，这一切都让他显得有些滑稽可笑，可我还是无可救药地喜欢他，还是不能抑制地想要靠近他，然后告诉他：“我们的猫……”

可我最终什么也没有说，就在我张嘴的那一瞬间我想起了袭人——《红楼梦》里，袭人说了句：“好妹妹，原是我们的不是。”马上被晴雯耻笑了去：“我倒不知‘你们’是谁，别教我替你们害臊了。”

——字字戳心。

我也怕被人耻笑了去。

这时，包厢里响起了一首老歌——不知是哪个 Out 的家伙点了那首《知心爱人》，音乐响了半天，却没人唱。有一个声音在我心里如同擂鼓鸣金，说，林以沫，胆小鬼，不要怕，就看你的了，再不说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我悲伤地看着正和人热烈聊天的沈钧，两天后，他将搭乘银色大鸟跃上高空，离开祖国的怀抱，离开我的视线，到达另一个美丽的国度，开始另一段全新的人生。关于一只猫的隐喻，他再也无从知晓了。

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推举着，我噌地站起来，抓着话筒的手有些哆嗦，说话时舌头也不灵光：“那个……那个沈钧，咱俩一起唱吧！”

四周很快有同学起哄，我能感觉到自己的脖颈在冷气十足的包厢里灼热烧痛，可沈钧转过脸，听了听音乐，皱了皱眉，轻描淡写地说：“我不会唱啊！”

他的拒绝令我十分尴尬，书上说，一个唱 K 时拒绝和你对唱情歌的男生，也是在拒绝会和你发生的一切可能。我握着话筒，不知道是该一个人唱下去，还是放下话筒作罢。

接下来的情形有点英雄救美的意思。周大象从莺莺燕燕中抽身出来，很骚包地拿过另一支话筒要和我对唱，只可惜，他不是英雄，我也不是美。

我们俩别扭无比地唱着那首歌，我攥着话筒的手一直在出汗，如突然被人推上了舞台芒刺在背，我仿佛能看到，沈钧正用嘲讽的目光也斜着我。

事实证明，我实在是想多了，当我偷偷转过脸，发现沈钧正和一个男生在玩骰子，他压根没有朝我这里看。

而周大象在唱完那首歌后，依然兴趣未减，又点了《两只老虎》来唱，并滑稽无比地扭着屁股，下面有女生挥起了沙锤和手铃，在场的人都嗨起来，欢送会的气氛达到高潮。

后来周大象又唱了一首歌，倒是很好听，很陌生，唱的什么我不记得了，我只记得他说：“这首歌送给我喜欢的女孩林以沫，希望她永远美好，永远快乐。”

这个出乎意料的表白让我措手不及。从来没有男生对我说过这样的话，我不知道该如何应答，是欣然接受还是转身走掉。三秒钟的愣怔之后，我选择了转身走掉。

跑出 KTV 的大厦外才发现，外面不知什么时候下起了大雨，狂风大作，急雨兜头砸下，我冒着大雨冲向最近的公交车站。

要坐的那路公交车迟迟不来，驶过的出租车也总是被同样着急回家的人捷足先登，这天的大雨后来被气象专家说是百年一遇，许多地方成了洞庭湖、水帘洞，整座城市瘫痪在一片汪洋之中。眼看着公交站下其他的乘客都乘车离开，大雨却依然没有要停的意思。

又一辆出租经过，我抱着一线希望挥挥手，大声喊着：“师傅，师傅，停一下！”车上已坐了乘客，丝毫没有理会我的喊声。

这时，耳边响起一个戏谑的声音：“悟空，师父来也。”

一回头，蓝色的透明雨衣包裹着周大象，他跨坐在摩托车上，一只脚陷在

水洼里，鼻尖停落着一滴雨。

我喜出望外，见是他，又没好气地怏怏地转过脸。

周大象低声下气地恳求道：“你就当我是摩的司机行不行？”

我想了想，也对，然后心安理得地上了车。

他吃力地发动车子，“突突突”地在汪洋中开起来。

雨声风声喧嚣，说话都用喊的。

他说：“我刚才说的是认真的。”

“什么？”我假装没有听到。

忽然一阵剧烈的颠簸，车身重重地倒向水中，我还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就已经跌落在水洼中。

## 03 什么叫离别

我们坐在街心花园的凉亭里，看着彼此落汤鸡的样子，面面相觑。

车子刚刚陷入一个被蠢贼偷了井盖的下水井，车驾摔坏，碎花裙子浸湿，而那个欢送会大概也早已曲终人散了吧？

我坐在那里，发现自己并没有失恋后的沮丧不安，也没有被告白后的喜悦忐忑。旁边是一座中学的操场，围栏里的绿色草皮还未干透，已经有男生迫不及待地打起了篮球。每一刻都是崭新的。

我和周大象热烈地吵起了架。

他望着摩托车碎裂的车灯和引擎盖，胡搅蛮缠：“林以沫，作为乘客，你是不是应该给我这摩的司机付点车钱和修理费？”

“你还有脸说，早知道你这么不靠谱，就不带你出来丢人了。”

“我怎么不靠谱了？”

“你！反正就是不靠谱。”我语结，气急败坏。

“不管，付我车钱。”他对我说他是摩的司机还耿耿于怀。

“小气鬼，上学期我还绣了个十字绣的护腕给你，还我。”我不甘示弱。

“那我还请你吃了大餐。”

“上小学你经常抄我作业。”

“哪辈子的事你还记得，那小时候我还常常买棒棒糖给你吃呢！”

“六年级时你偷吃了我饭盒里的鸡腿别以为我不知道。”

“上幼儿园你把我最喜欢的玩具兵玩坏了。”

我们俩吵得面红耳赤，周大象沉默下来，忽然一本正经地感叹道：“原来，我们已经认识这么久了。沫沫，对不起，如果刚才我说了什么让你不开心的话，请你不要放在心上，因为我不想失去你这个朋友。无论如何，请你原谅，因为我马上就要走了。也许再也不回来了。”

“走了？去哪儿去？”

“我的成绩在国内考不上很好的大学，爸爸安排我去国外留学，已经准备了很长时间，马上就要走了。”

“哦！”周大象的话，我并没有放在心上，他是个满嘴跑火车的主儿，况且，他的离开，我好像没什么感觉，就好像每年夏天他会离开长长的一个暑假在外婆家度过，那时的我，不懂什么叫离别。

“喂！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讲话？”

“哦！祝你一路顺风咯！你们有钱人，都想去国外镀镀金，很好啊！”我虚情假意地说了句客套话。

“听到我要走了，你就没有一点伤感吗？”周大象有点不甘心。

“干吗伤感？你走了，上学期买包子借你的五块钱就不用还了。”我口气轻松地开了个玩笑。

“我说的是真的。”

“我知道啊！”

周大象不说话了，他那双眼窝深陷很陈坤的眼睛里渐渐燃起了怒火，气急败坏地望着我：“林以沫，即使你不喜欢我，我们这么多年的友谊，还比不上你们班那个瘦猴子吗？你这个白痴，你这个花痴。”

“不许你这么说他，人家是瘦猴子，你又算什么东西？周大象，你怎么不

叫周肥猪呢？不就是有两个臭钱吗？你以为全世界女生都要往你身上扑啊？”

他气结地伸出手，狠狠地指向我，凶巴巴的，最后，又无奈地放下了。

雨终于停下来，头顶流云暗渡，风在树梢呜咽，水滴从凉亭的檐角落下来，小池塘里传来蛙声一片。他做出仰天长啸状，夸张地叹道：“啊！你没有如期归来，而这，正是离别的意义。”

## 04 只听了一半的故事

漆水巷的出租屋盖得遮天蔽日，白天和黑夜不分明，我又梦到琪比，梦里的琪比长出了长长的獠牙，忽然开口说话：“你不爱自己，所以，我也不再爱你了。”

我从梦中醒来，头顶混沌的灰黑里漏下几块白亮来，伸手摸一摸，有一种压抑的温度，才知道，天要亮了。

它说得对，我不爱自己。

我是从知道沈钧喜欢瘦女生的那天，开始减肥的。书包里的巧克力，全给了二舅家嘴馋的小妹妹，最爱的冰激凌也戒了，周记糕点店再不去光顾了，红烧排骨好久没吃了，像鲁智深一样，嘴巴里淡出个鸟来。

姜黎黎常常一边在课间大嚼薯片，一边不怀好意地唱着：“减肥没有那么容易，每块肉都有它的脾气……”这是个可爱的胖姑娘，短发，开朗，常常自嘲“脸如满月”，说我和她是微胖界的大美女。

我白她一眼，戴上耳机，将音量调到最大，对外界的声音充耳不闻。

每天早晨走进我们的教学楼，我会对着门口的穿衣镜认真地笑一笑，说：“亲，你很棒，又瘦了哦！”据说这样会有一种良好的心理暗示。

姜黎黎就会偷偷从背后拍我一把，鄙夷地笑我：“哈，哈哈！一个月后，那块镜子会变成一块很棒的镜子！哈哈！”旋即又正色道，“你再减肥，我们微胖界就要把你开除出籍了。”

我笑：“太好了，等微胖界将我开除，我会变成真正的大美女，马上会有外貌协会来接收我的。”

几个月过去了，那块镜子没有变成一块很棒的镜子，我也没有变成一个很棒的女生，换上夏季校服，那些肥肉一咕噜一咕噜往外冒，像一个悲伤的笑话，而镜中的我，爱情将我消耗得面黄肌瘦，身材却依然气势磅礴。我在深夜里小声饮泣，我的情绪处理器和消化排毒系统一定出了问题。

沈钧在几天后某个我不知道的时刻，彻底离席了我的故事。我的初恋结束了。

随之到来的这个暑假变得冗长而毫无意义，周大象那次之后也再没有主动来找我玩，寻找琪比成为这个暑假我唯一的主题。我像一条失魂落魄的老狗，沿着污水横流苍蝇乱飞的街巷，嗅闻着，翻扒着，寻找着我的宠物，和我的味蕾。

从周记经过的时候，有一只黄色的猫在门口懒洋洋地晒太阳，并把白肚皮露出来很骚包地打了几个滚。我定睛看了看，它不是我的琪比。

周记是一间桃红顶的房子，桃红顶下是一层白色的像雪层又像奶油的装饰。这样的装修足够俗气，但和周围灰扑扑的建筑比起来，显得高端又洋气。周记的店在这座城市开了好几家分店，这家老店却酒香巷深，很多顾客愿意坐车穿越大半座城市排队来买。每到下午下班高峰，各色糕点新鲜出炉，桂花猪油白糖的甜香从房子里溢出来，整个漆水巷仿佛都浸在一团幸福的眩晕里。

这时，里面的胖阿姨笑眯眯地招呼我：“小沫，薄荷饼刚出炉的，来一块？”

我摇摇头，面无表情地走过。

出了巷口，迎面遇到了我的同桌，就是那个唱“每块肥肉都有它的脾气”的家伙姜黎黎。她正要去游泳，见我无所事事，便很热情地拉我一起。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我便跟她去了。

快到游泳馆的时候她忽然神秘地说：“你喜欢沈钧，是吧？”

我一愣，她那双小豹子一样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那种洞若观火的神情让我吃了一惊。

她却轻悄地笑了，一手亲昵地搭上了我的肩，说了一句更令我吃惊的话：“我也喜欢他。”

我瞠目结舌。